

前言

中国古砚,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优美的雕刻,丰富的文化内涵,受到人们的青睐与爱戴,古即有之,今人亦不乏钟情者,近年来大有升温之势。为大众提供学习、研究、鉴赏的资料,是文物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笔者欣然为此挥笔。

笔者在天津市艺术博物馆供职多年,因工作之需,接触了一些馆藏古砚,本集收录古砚一百方,基本为该馆所藏,且多为传世之作。馆藏古砚,闻名遐迩,享誉中外,其中绝大部分为已故天津著名文物收藏家徐世章(1889—1954)故物,1954年先生去世后,其家属遵照先生的遗嘱将所藏古物悉数捐献给国家,砚台为其中一类。这些砚台质地优良、造型精美、品种多样。1979年文物出版社曾出版过《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砚》。后又曾选择数件入选过几种合集,图版说明均稍简略。为了使读者能更加全面地了解,本集选择了出版过与未出版过的部分古砚,加以较为详尽的介绍,以飨同好。在排列上以年代为顺序,砖、瓦、匋砚殿后。砚品以清代居多,质地以端石为主,并有歙石、澄泥等。集中所附拓本,均为笔者手拓。拓本便于更清楚地观察雕刻、铭文,尤于图案在砚底并有铭文款识的砚台,则观察更加直观。

从本集中的砚台拓本看,这些砚台不仅有艺术价值,也有历史价值,有些砚台的精美雕刻令人叹为观止,如清代的两件赤壁砚、云龙砚,各种蕉叶砚等,构图优美,意境深邃,兰亭合璧砚、观瑞铭长方大砚又使我们欣赏到清代的书法艺术,而李友泰为张霁制抄

手小端砚、近代李放谱史亭歙砚、王襄自铭端砚等,又均有重要的天津地方史料价值。所有这些均充分说明中国古砚积淀着历史、文化精髓,是一种综合艺术品,也令人感叹其文化的内涵博大精深、底蕴丰厚,比起其他类别的古代艺术品毫无逊色。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所藏古砚,曾请各方面的专家进行过论证、鉴定,我也在向前辈学习的过程中受益,并不断探索、研究,以求领悟一些鉴定的原则和方法,尽量给古砚作一较为确切的诠释。现谈些有关传世品鉴定的粗浅看法,以就教读者。

根据我的学习体会,拟从借鉴考古资料、古今文献资料,以及实际观察、目验三个方面来叙述。

充分借鉴考古发掘资料。考古发掘对地层的测定、墓葬本身文字记载的考订、相关遗物的鉴别,均是较为科学而确切的。尤应注意有纪年的墓葬,有纪年,就可以进一步确定随葬品的年代。同时,古砚传世以明、清两代作品居多,而考古发掘则早期遗物多,两相互补,即可透视完整的中国砚史,了解砚的起源及由研磨器演变成专用书写工具的过程,认识瓷砚的出现年代,了解唐代辟雍砚、龟砚、箕形砚为主要形制等等,均可填补艺术史的空白。考古资料还可以修正史误。例如宋代抄手砚是主流。有说抄手砚乃苏轼所创,实际抄手砚在五代墓中即已出现(1979年苏州七子山五代墓、1975年江苏邗江蔡庄五代墓),说明抄手砚式并非出自宋代。五代墓出土的箕砚还有介于唐箕形砚与宋抄手砚形制之间者,可以说是两者之间的过渡形式。以考古资料对照传世作品,确定年代,简便易行。如本集中收入的明长方小石砚(七)、建武八年匋砚(九十一)、元明见海著澄泥砚(九十八),就是借助考古资料进行研究而确定其年代的。因此,随时注意有关出土发掘信息,认真阅读发掘报告,建立起便于检索的索引,对鉴定是大有用处的。但应注意的是不要把考古发现的某些与砚形相近似的器物都看成是砚台,需要认真研究,并尊重发掘者的意见。

认真阅读古今文献资料。文献资料包括文字记载及古砚的图谱。这些资料记载了古代砚的一些情况,是前人的经验总结及记录,可资查考借鉴。阅读古代文献时要认真分析、参照核对。关键的

问题一定要牢记。如各种石材出现、开采的情况。端石出现在唐代,就给端砚鉴定划定了上限。汉砚不可能有端石质。现今各地有新砚材开采,亦有老砚材恢复开采。生产者多寻找远古文献依据,以说明其历史悠久。愿望和心情可以理解,但牵强附会者有之,对此应做到心中有数。对古代文献要认真分析。几种书籍要参照核对,因为古书历经各代传抄,难免有误,而版本的不同,也会出现字句差异。如洮河石的出现,多数人认为是在唐代,根据是明代王世贞(1526—1590)的《宛委余编》。我在本集收入的宋抄手式洮河石砚(一)一文中对此问题有所论述。从文献上看,洮河砚应兴于宋,生产年代可能在宋,也可能在宋之前。近日在《书法》杂志上见到《久闻岷石鸭头绿》一文,其中介绍了一件箕形唐代砚,作者认为是洮河石砚,如果实物确真无疑,则可进一步说明洮河石出现的年代。

文献中还有一部分重要资料,即砚谱。这些砚谱可使我们查出一些砚的源流及出处。一件古砚如果著录于砚谱之中,则可提高身价,故而砚谱有很高的科学性、资料性、可读性。如本集所收的清纪昀为那彦成铭端砚(四十一)、清纪昀方池华月端砚(四十二)等,均见录于《阅微草堂砚谱》。这两方砚据说是徐世章从纪昀后人手中所得,故而有一定的可靠性。但某些砚谱的编者受所处时代的限制,所见所闻亦有一定局限,故而在确定年代、真伪时往往出现误差。如有的古代砚谱把汉砖改制的砚定为汉砚,有些砚纹饰繁缛,不够古朴,却因上面有唐代名人铭款而定为唐砚,这令人难以置信。对于在著录的砚台,还要看实物加以研究确定,如著名的明顾从义石鼓文石砚(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曾见于多种著录,记载为端石,但实物不像端石,其他尺寸、铭文悉合,可以认定是屡见著录,流传有序的真品,只是质地与记载中不同罢了。因为古代最著名的是端石,故而一切名砚均称为端砚,情理之中。有些砚虽然见诸著录,但实物铭文、纹饰、形制矛盾百出,终不能视为真品。

除了文献记载外,藏家主述物品的来源、历代诸藏家递藏等相关情况,虽不见著录,也是鉴定的重要辅助依据。但目前出现有虚构、编造的倾向,将物品的来源、流传情况讲得神乎其神,有枝有叶,遇到这种情况就需要找出纰缪,不要轻信,要以实物为主。

当今,有一大批从事砚学的研究者、收藏家、工艺美术工作者,撰写了许多文章著作,编辑出版了许多砚谱及谈砚石的书籍、文章。他们有的在产砚区工作多年,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掌握着充足的第一手资料,有的是收藏研究多年,有精辟的见解和观点,他们的文章易读易懂,联系交流方便,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新鲜资料,以求快捷掌握知识。

最后,在阅读考古资料及古今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目验鉴定一方砚,或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

造型。通过对考古资料的阅读及诸多传世品的观察,可以归纳出历代砚台的发展变化,概括出每一时代的主要造型。一般来讲,唐、宋以前的砚形区别比较明显,而明、清时期的砚形则比较接近,有时不易区分,可以借助其他方面来定其年代。同时,明、清同属一个历史阶段,划定为明末清初或清初,亦无不可,当然清乾隆以后就与前期有所区别了。这里要注意的是仿古代造型,做旧,冒充古代作品。要观察砚的各个方面,雕刻的刀口是否生涩,纹饰和砚的年代是否合套,当然这些方面也均可做旧,要认真观察。记得某藏砚者持一四足长方砚,砚池上端有人形立体雕刻。持有者说是六朝,但给人的初步印象是新作,尤其是立形雕刻无一点古朴迹象,砚身的包浆系涂蜡所为,不可能是旧砚。

前一时期还出现过许多大砚,其大无匹,有的人用车拉来称旧藏,有的则以吨位计量。如果说是现代雕刻工艺品,还算可以,如果说是古代砚台,先不说它的纹饰如何,就砚台本身是书案上的研磨器具来讲,便有悖于理,它不能占半个桌子或整个桌子。即使在清代,砚已逐步演变成玩赏品、陈设品,大砚也是少数。而且历经千百年转移,硕大之物,毫无损坏,似乎不太可能。目前,市场上出现的大砚、大墨和我们纷繁的时代及人们的浮躁情绪不无关系,无论做什么追求大,讲究长。

砚的年代亦不能以风化、残损的程度来定。破旧不能说明它的年代久远,完整的砚不见得年代近。传世旧砚保存得好,秘不示人,就少有风化残损之可能。完整无损还是给砚台定级的标准之一,否则收了一堆破砚,其价值要大打折扣。

质地。质地有本身优劣及替代问题。优劣的问题比较好解决,材质细润如肤,石品丰富为优,粗糙为劣。泥质要坚润耐磨,疏松渗水者不可取。替代是指与名砚材相似而冒充者。目前出产砚石的地方很多,但又要打开销路,于是冒充名砚材之名。紫色石材均称之为端石,绿色石材称之为绿端、洮河石、松花石,疏松的黄色石称之为澄泥。其实,只要砚材好,何必以他石之名掩己之优,就以本地地名有何不可?久而久之,使用者定会认可,石材必定名显于世。

认识各种砚材要以原产地的石材作为观摩的标本,并阅读有关资料,记住各种石材的特征,这样才能掌握分辨石材种类的技能。当然,目前出现的新石材,认识它、掌握它,也是非常必要的。同一种石材,甚至同一坑出产的石材,古代与现代亦有明显不同。古代砚由于历经久远,受自然或人为的温度、湿度及其他因素的浸渍,色泽有所变化,形成一层保护层。一般古物均有这种情况,俗称包浆。现代仿古,就不易仿制出它久经沧桑的面目。包浆也有后做,但均像涂了一层颜色,浮在表面。

纹饰。纹饰的雕刻,总的趋势是沿着由无到有,由简而繁的规律而变化,带有时代特征,晚期则又显示出地区特点。尤其应注意是否后刻纹饰。砚形制作与花纹装饰一次完成,这种砚经过若干年后,它的纹饰不会与砚格格不入,不会给人砚是砚、花纹是花纹的感觉。古砚在流传过程中,为了增强艺术效果,提高砚的身价,有的人将砚加以美化,不想却画蛇添足。这种后刻纹饰对砚的整体来说是一种破坏,不但增加不了砚的价值,反而要降低砚的价值。鉴别者除了要看刻花刀口是否生涩,包浆是否渗入,还要看所刻花纹是否与砚形时代相符,更要借鉴同期其他艺术,如石刻、玉雕等的风格特征,即时代风格来判断。本集明八骏图长方端砚(六)是在明代旧砚上后施纹饰的作品。

铭文。包括器物的雅名、收藏款识、纪事、诗文等,这些是砚雕的一部分,它具有历史资料、书法艺术、雕刻工艺等属性。文辞可长可短,内容亦诗亦文,形式或散或韵,或言志寄情,或纪事抒怀,不拘一格。书体有金文、甲骨、真、草、隶、篆、行,既有古代碑帖石刻的仿刻,也有名人名家手笔,洋洋大观。砚铭可雕在砚额、砚边、砚侧、

砚背等处。好的砚铭把精湛的刀笔、书法美与砚雕美融为一体,美轮美奂,文人用砚此特点尤为显著。伪刻则令人厌弃。

凡名人收藏、署款,均可提高砚的身价,也是划定年代的依据之一。因而某些人常伪造名人款识,欺世盗名,给鉴定增添了许多麻烦。有关铭文的鉴别,我提出几项不成熟的意见,求教诸方家。

从砚台的优劣看铭文的真伪。名人砚、名收藏家藏砚、御砚,大多质优,铭刻精,铭文大多可以辨识。反之,粗俗不堪的砚刻上顾二娘、岫君等款识,大多为伪铭。

审视砚的制作年代与署款者所处时代的关系。署款者所处年代可以比砚台制作年代晚,而绝不能比砚台制作年代早,可以后铭,绝不能前铭,例如唐代砚上有清代,甚至现代人铭均可,这说明它的流传经历,如果有汉代铭文就不行了,前人不能在后代器物上作铭。

注意同姓名署款者的选择。在查阅工具书时,有时会发现不同年代,同姓名、同斋堂号者,难以定夺。要结合砚形或砚的其他方面来选择。清代砚不能选择明代人,如果同姓名者都在一个年代,那还要看铭文的内容与铭者生卒、籍贯、经历等,从各方面加以分析,寻找接近者,不能随意选择年代久远者。

铭文字迹不能拙劣不堪。篆刻家大多自行操刀,而大部分收藏者均是请人镌刻,藏者是督刻,尽管如此,字迹亦不能离谱太远,或拙劣不堪。名人刻砚,大多请高手,刻艺高超。如清代金石学家翁方纲在缩摹《兰亭集序》时说:“他日倘得良工为我勒于寸石,仍当重摹一过,以求精致云尔。”还有御铭砚,铭文均极严整,一丝不苟。铭款的字迹最好能用铭者其他作品参照。除了代笔外,不能与铭者笔迹离谱太远。没有参照物,还要看字的时代风格、砚的时代风格。

砚上纪年要与铭者生卒相符。一两岁的小孩不太可能铭砚,当然,尚未出生或已去世的人就更不能铭砚了。

众多名家在一方砚上出现时,要注意他们的排列,字迹是否雷同,刀法是否接近。古人由于谦恭,晚辈铭文往往不刻在前辈前边。年代也要按顺序。刀法、字迹雷同者,往往是一人所为。

铭文的笔迹不能露白茬,亦应有包浆。目前包浆也可制作,包

括铭文字口里的颜色,因此更须注意。

总之,鉴定铭款时,还会出现许多实际问题,均要再三斟酌,尽量合情合理,“不论几下锅,都要成为一棵菜”。

装潢。砚台盒不仅具有保护砚台的功能,也往往带有时代感和收藏特征,成为鉴定砚台的辅助依据。清代尤重装潢美化,有的砚盒本身就是一件工艺品。一些大收藏家的砚盒用工用料均比较讲究,有一定格式和特色。有的收藏者不忍在砚上刻铭题跋,而是施于囊匣之上,这种囊匣就有很重要的资料价值。这里特别要提醒收藏者,原配盒或有一定年份的后配盒,无论多破旧也不要丢弃,要做个外盒把它们一并保存起来,因为这些砚盒如同书画的题跋,通称帮手,对鉴定砚台是有帮助的。如本集中清梅林珍藏端砚(八),原来的盒子破旧,但收藏者徐世章先生并未丢弃,而是借日之光,经数日辨认出盒盖上清初博问亭的题识,从而提高了对砚的认识。他更做了木盒一并妥藏。

还有几种情况要注意:原配盒,砚与盒同时制作;早年收藏者做盒;新做盒做旧,装新砚冒充旧物;旧砚盒装新砚冒充旧物。前两种无须费力,较易辨认,而后两种情况则须注意。要仔细观察砚台放在盒子里是否合适,是否紧得拿不出来,或者砚在盒子里乱动。盒里有无与砚长期接触的印痕,有无墨锈,盒子有无包浆等等,都是判断是否旧砚或者新砚的依据。

总之,上述各项均要合乎情理,统一和谐,才能做出比较确切的结论。

以上只是概括地谈一些粗浅体会,可能有谬误,只供参考。只要多看资料,多看实物,多了解相关艺术及时代特征,定能总结出自己的一套鉴定方法,减少失误。

最后,还须赘述几句。本集中涉及了许多砚上的铭文问题,笔者对其真伪的考证,只是一孔之见,有待商榷及不妥之处尚多,读者无须作为标本加以对照,以免贻误判断。



目 录

- 第一讲 宋抄手式洮河石砚 / 001
- 第二讲 明风字形澄泥砚 / 005
- 第三讲 明八卦图端砚 / 009
- 第四讲 明半偈庵款澄泥砚 / 013
- 第五讲 明螭纹长方端砚 / 016
- 第六讲 明八骏图长方端砚 / 020
- 第七讲 明长方小石砚 / 024
- 第八讲 清梅林珍藏端砚 / 026
- 第九讲 清金玉之精长方端砚 / 029
- 第十讲 清李友太为张霁制抄手小端砚 / 032
- 第十一讲 清右座器端砚 / 035
- 第十二讲 清松花石砚 / 039
- 第十三讲 清双燕衔花端砚 / 043
- 第十四讲 清冰玉道人肖像澄泥砚 / 048



- 第十五讲 清云月端砚 / 052
- 第十六讲 清军中草檄端砚 / 055
- 第十七讲 清天然随形端砚 / 058
- 第十八讲 清赤壁端砚 / 060
- 第十九讲 清东坡像端砚 / 064
- 第二十讲 清水天一色端砚 / 067
- 第二十一讲 清凤形端砚 / 070
- 第二十二讲 清谢锡伯铭端砚 / 074
- 第二十三讲 清扁豆小端砚 / 077
- 第二十四讲 清黄易摹武梁祠画像石砚 / 080
- 第二十五讲 清程瑶田、程光国款歙砚 / 083
- 第二十六讲 清乾隆御铭八方歙砚 / 086
- 第二十七讲 清蟾蜍吐露端砚 / 089
- 第二十八讲 清贯珠端砚 / 092
- 第二十九讲 清印心石屋山水全图端砚 / 095
- 第三十讲 清兰亭合璧端砚 / 098
- 第三十一讲 清缩摹瘞鹤铭端砚 / 102
- 第三十二讲 清金农小像大端砚 / 105
- 第三十三讲 清小蕉叶端砚 / 108
- 第三十四讲 清美世济淄川砚 / 110



- 第三十五讲 清汹涛弱浪端砚、藤萝映月端砚 / 113
- 第三十六讲 清蕉叶端砚 / 117
- 第三十七讲 清舟形端砚 / 120
- 第三十八讲 清徐立纲铭歙砚 / 123
- 第三十九讲 清小玲珑山馆端砚山 / 126
- 第四十讲 清清静经端砚 / 130
- 第四十一讲 清纪昀为那彦成铭端砚 / 133
- 第四十二讲 清纪昀方池华月端砚 / 137
- 第四十三讲 清纪昀葫芦形端砚 / 140
- 第四十四讲 清天际归舟端砚 / 143
- 第四十五讲 清钞书盈簏端砚 / 146
- 第四十六讲 清东井端砚 / 149
- 第四十七讲 清马湘兰小像端砚 / 152
- 第四十八讲 清仿蜜罗柑端砚 / 155
- 第四十九讲 清带绿草堂端砚 / 158
- 第五十讲 清观端铭长方大端砚 / 161
- 第五十一讲 清广玉铭端砚 / 164
- 第五十二讲 清缩临裴岑纪功碑端砚 / 167
- 第五十三讲 清端溪图端砚 / 170
- 第五十四讲 清荷蟹端砚 / 174



- 第五十五讲 清卢葵生漆沙砚 / 177
- 第五十六讲 清荷叶端砚 / 181
- 第五十七讲 清绿绕端砚 / 184
- 第五十八讲 清井田端砚 / 186
- 第五十九讲 清蕉叶端砚 / 188
- 第六十讲 清郭麐小像端砚 / 191
- 第六十一讲 清根香端砚 / 194
- 第六十二讲 清风字形端砚 / 197
- 第六十三讲 清楚公钟端砚 / 200
- 第六十四讲 清毛公鼎石砚 / 203
- 第六十五讲 清瓜形端砚 / 207
- 第六十六讲 清井田纹端砚 / 209
- 第六十七讲 清蕉池端砚 / 211
- 第六十八讲 清赤壁小端砚 / 213
- 第六十九讲 清高凤翰小像端砚 / 215
- 第七十讲 清承露盘款砚 / 219
- 第七十一讲 清云龙端砚 / 221
- 第七十二讲 清花沙纳云腴端砚 / 224
- 第七十三讲 清东山小像端砚 / 227
- 第七十四讲 清赞盘端砚 / 230



- 第七十五讲 清白庶父敦铭端砚 / 232
- 第七十六讲 清九如五岳四神端砚 / 235
- 第七十七讲 清雨香斋淄川砚 / 238
- 第七十八讲 清摹明代文徵明楷书端砚 / 240
- 第七十九讲 清馥园歙砚 / 242
- 第八十讲 清一心无障端砚 / 245
- 第八十一讲 清寺前井坑歙砚 / 248
- 第八十二讲 近代云龙端砚 / 251
- 第八十三讲 近代李放谱史亭歙砚 / 254
- 第八十四讲 近代田横岛石砚 / 257
- 第八十五讲 近代兰亭雅集端砚 / 260
- 第八十六讲 近代王襄铭端砚(之一) / 263
- 第八十七讲 近代王襄铭端砚(之二) / 266
- 第八十八讲 清改制吴越宝正四年砖砚 / 268
- 第八十九讲 清改制宋净光塔砖砚 / 273
- 第九十讲 近代改制飞鸿延年瓦当砚 / 276
- 第九十一讲 建武八年匋砚 / 278
- 第九十二讲 宋虢州裴氏澄泥砚 / 281
- 第九十三讲 宋刘万功夫澄泥砚 / 283
- 第九十四讲 宋进禄小匋砚 / 285

中 华 古 砚 100 讲



第九十五讲 宋范广惕澄泥小砚 / 287

第九十六讲 辽西京澄泥砚 / 290

第九十七讲 金朱红澄泥小砚 / 293

第九十八讲 元明见海著澄泥砚 / 295

第九十九讲 明尼山精气澄泥砚 / 298

第一百讲 清鲁柘砚 / 301

附录 我学拓砚 / 304



中华古砚 第1讲

宋抄手式洮河石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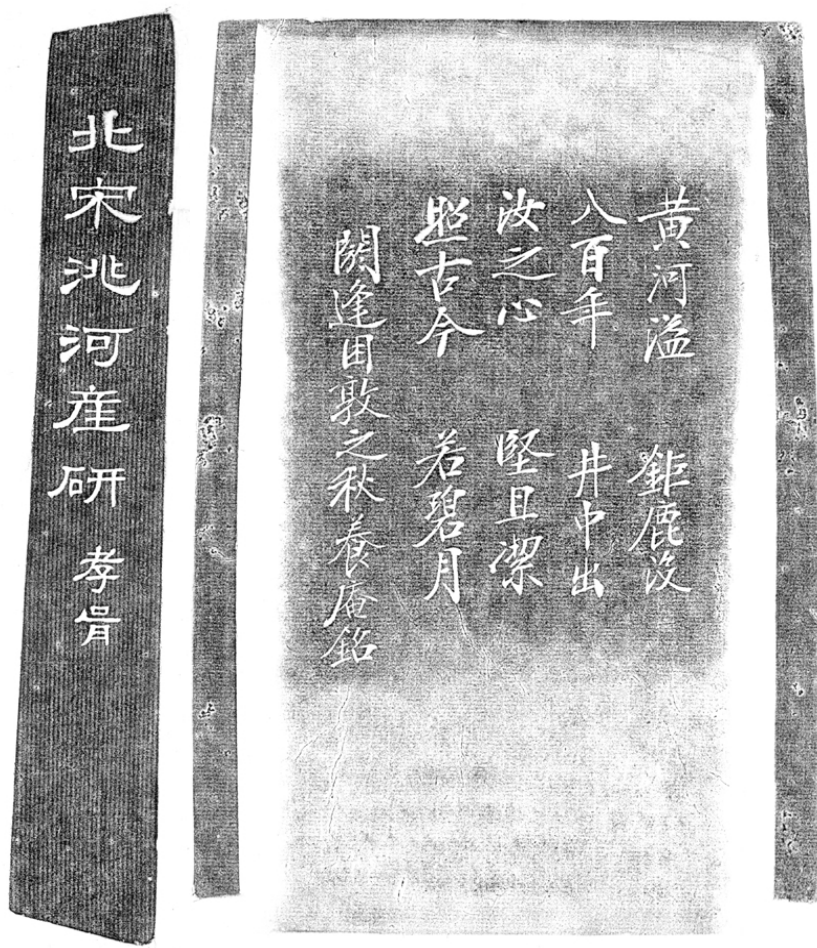
第一讲
宋抄手式洮河石砚

砚长23.5、宽15.5、高3.5厘米。石质色绿微黄，砚面隐含有微黄圈形纹理，大圈重重占满砚堂。质细且润，造型端庄，侧内敛，是一件典型的宋代作品。砚背有周肇祥铭三言诗一首：“黄河溢，巨鹿没，八百年，井中出。汝之心，坚且洁，照古今，若碧月。”署款“阙逢困敦之秋养庵铭”。侧隶书铭“北宋洮河产研”，款“孝胥”。

周肇祥（1880—1954），字嵩灵，号养庵，别号退翁、无畏。浙江绍兴人。清末举人。精鉴赏，富收藏。每得佳砚，都要赋诗作铭，请名公、好友书刻于上。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鹿岩精舍藏砚拓本集》二册，收录周氏藏砚拓本五十余幅，此砚亦在其中。

郑孝胥（1860—1938），字太夷，号苏戡，又称海藏。福州人。曾于伪满洲国任职。工诗，善书画，其书四体兼能，尤以独特风格的行楷书为世人所瞩目。

砚铭中前四句说明了此砚出土地点。据记载，宋大观二年（1108），河北巨鹿因河决而陷落，逾八百年后出土古物，应为二十



宋抄手式洮河石砚砚底及砚侧

世纪初期。周肇祥的年款铭按干支纪年岁阳太岁在甲为“阏逢”，岁阴太岁在子为“困敦”，故“阏逢困敦”为甲子年。据郑孝胥及周肇祥的生活年代，甲子应为1924年，距宋大观初整为八百年左右，此砚出土时间也应在此期间。

宋代洮河石砚传世较少，此砚曾引起甘肃地区洮河砚研究者的注意，成为洮河砚发展史的重要资料。

这里要附带讲一下洮河砚出现的地点及年代。洮河石产于甘肃省南部藏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洮砚乡。关于它的出现，多数研究者引用明代王世贞（1526—1590）的《宛委余编》，清代吴兰修《端溪砚史》即转引，原文是“柳公权蓄砚（一作《论砚》）以青州为第一，绛州次之，后始重端、歙、临洮。及好事者用未央宫铜雀台瓦，然皆不及端，而歙次之。”说明端、歙、洮石均出现在唐代。宋代著作谈柳公权所谓《论砚》时，内容有所不同。宋苏易简《文房四谱》云：“柳公权常论砚，言青州石为第一，绛州者次之，殊不言端溪石砚……”宋唐询《砚录》云：“唐柳公权蓄砚以青州为第一，言磨訖墨易冷，绛州之砚次之。”总之，宋代记载没有谈到柳公权论洮河石砚事。那么开头王世贞记的柳公权蓄砚事，“后始重端、歙、临洮”，还有铜雀台瓦等等，真的是柳公权说的，还是王世贞说的？查《旧唐书·柳公权传》载：“……常评砚，以青州石末为第一，言墨易冷，绛州黑砚次之。”《新唐书》未载此事。《旧唐书》为五代后晋刘昫等撰，《新唐书》由宋欧阳修、宋祁撰，他们距唐代均不久远，当然不会遗漏论砚之事，而所载与《文房四谱》及《砚录》大体相同，说明后来的引用或传抄有误差。宋代《砚史》中谈及洮河石时云：“自朝廷开熙河，始为中国有。”此一句亦可在金代元好问《赋泽人郭唐臣所藏山谷洮石研》一诗的小序中找到注脚，“王将军为国开临洮，有司岁馈可会者六百巨万，其于国中得用者此研材也。”王将军即王韶，宋熙宁年间曾到边陲驻军六年，向朝廷进贡方物中就有洮河石砚。经反复核对上述篇章，宋代应是洮河石大兴时代，产生年代可能在宋或宋前，或许会发掘出比唐、宋更早的实物，但是否为柳公权所论，则有待商榷，因为传抄记录下来的柳公

权论砚的几种说法不一,故不敢定论。

近在《书法》杂志见到《久闻岷石鸭头绿》一文,介绍了一件唐代箕形洮河石砚,惜未目验实物,如可确认,则此问题或可解决。